雲笈七籤/8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雲笈七籤

◀上一卷

卷八十五　尸解部二

下一卷▶

太極真人飛仙寶劍上經敘

夫尸解者，尸形之化也。本真之煉蛻也，軀質遁變也，五屬之隱適也。雖是仙品之下第，而其稟受所承未必輕也。或未欲升天，而高棲名山；或崇明世教，令生死道絕。欲斷子孫之近戀，蓋神仙為難矣！或欲長觀世化，憚仙官之劬勞也。妙道一備，高下任適，固不可用，明死生以制其定格也。所謂隱回三光，白日陸沉者也。

又云：以錄形靈丸塗火炭，則他人見形而燒死，謂之火解。以一丸和水而飲之，抱木而臥，則他人見已傷死於空室中，謂之兵解。凡百縱任，即不得還故邑也。當變姓名，易容貌爾。昔有人作此法，入林慮山，積三年而復還家也。夫修下尸解者，皆不得反望故鄉。此謂上解之道，名配紫簡三官，不得復窺其間隙，豈妄以死加之也？

戎胡授舜十轉紫金丹敘

《集靈經》云：昔舜移平陽而欲出都於蒲阪，路逢北戎之胡，以柱形而觸舜。舜曰：異人哉！而左右執胡而咨之。舜曰：是老胡矣！命釋之。左右舍胡令去。胡曰：余以柱故而得見於汝君，不柱而不見於餘者何？逐不肯去。左右以狀聞，舜曰：致之左右。不肯

進，謂左右曰：天子鄙我也以命，命所繼於汝君也。然餘非汝君不自致，致由於汝君。君之至，致餘，餘自致哉！遂臥為本土之歌，左右以狀而告於君。君曰：致而不來者，慢於餘致也。就人之國，慢人之本者，諒有以也。遂命駕回之於胡所，仍臥不起。舜就而請之曰：客抗於主，主無於主之禮，請客據客禮，朕就主事焉！胡曰：禮也，何如而遣？余之生也。餘不知禮而生，餘之長也。不約而長，生而不知禮，而天生之，長而不知禮，而天長之。生長，天之道也。禮者，忠信薄也。今為天子，不知所生，而孜孜於禮說，惡能達生而體也！舜聞而吒曰：胡豈聖人歟！朕當受教。遂禮之。胡乃授舜《十轉紫金丹方》，遂南巡於九疑，尸解而不返。

太一守尸

夫解化之道，其有萬途。或隱遁林泉，或周游異域，或親逢聖匠，或會遇真靈，或授籙而記他生，或交帶而傳仙訣，或坐死空谷，或立化幽巖，或髻發但存，或衣結不解。乃至水火蕩煉，經千載而復生；兵杖傷殘，斷四肢而猶活。一足不化，五臟生華，若趙成子之類，皆名著紫府，籍在丹臺，是得三官太一守尸而不泯也。太一守尸而號務猶收，字歸會昌，一名解萌，一名寄頻，蓋專主性命也。

景霄真人

高聖帝君告景霄真人曰：欲刻名《玄紀回天九霄》解形之法，當以五月五日上合之時，沐浴清齋，正中入室，燒香，北向九拜，朝禮玉天。畢，北向叩齒十二通。思齋室之內，中有丹雲煥爛於一室之內，存五老仙伯在丹雲之中，披飛青之帔，冠通天玉冠，手執青文之錄。思領仙玉郎，著雲錦之袍，冠七寶玉冠，手執白銀之簡。思見二真，為我記名於白簡之上，結錄於青文之編，以我簡錄付監真使者，定錄左仙，上刺九天帝王，七聖凡下簡錄定名，五老仙伯領仙玉郎化入我身絳宮之中，便祝曰：

硃明南丹，慶合上陽。天元交會，六願內昌。九聖七真，齊靈瓊堂。上刺玄簡，結錄西宮，刻書正音，明達四通。丹雲回霄，來降我房。飛羽儀衛，翼翼光光。左策硃鳳，右挺游龍。六轡同舉，超登華堂。五老攜契，四極齊雙。長保玄暉，日月同光。畢，又七拜禮七聖，咽七氣止。行此七年，則玄紀得道之名於上宮，九霄回映升入無形。

太玄陰生符

《靈寶太玄陰生之符》，夏禹文，命受之於鐘山真人，其祭醮服佩，皆有法在本經。

太極真人遺帶散

真人曰：凡尸解者，皆寄一物而後去。或刀或劍，或竹或杖，及水火兵刃之解。既得脫去，即不得回戀故鄉，及父母妻子之愛也。惟此散化即當解之，塗於衣帶之上，緊結而系之，閉息作法而去，頗易於他爾。方藥如後：

水金、一大分，丹砂、二大分，水汞、三大分，庚鉛四大分，黃土、五大分。

右共細研之，取九陰神水調勻，塗衣帶上，緊結之，當自脫去，但見其尸臥於床簀爾。

軒轅黃帝

黃帝者，號曰軒轅，能劾百神朝而使之。弱而能言，聖而預知，知物之紀，自以為雲師，有龍形。自擇亡日，與群臣辭。至於卒還葬橋山，山崩，柩空無尸，唯劍舄在焉。仙書云：黃帝採首山之銅，鑄鼎荊山下。鼎成，有龍垂胡髯下迎，帝乃升天。群臣百僚悉持龍髯，從帝而升，攀帝弓及龍髯，拔而弓墜，群臣不得從，仰望帝而悲號。故世以其處為鼎湖，名其弓烏號焉。

贊曰：

神聖淵玄，邈哉帝皇。暫蒞萬物，冠名百王。化周六合，數通無方。假葬橋山，超升昊蒼。

寧封火解

寧封者，黃帝時人也。世傳為黃帝陶正。有人過之，為其掌火，能出五色煙，久則以教封子。封子積火自燒，而隨煙氣上下。視其灰燼，猶有其骨，時人共葬於寧北山中，故謂之寧封。贊曰：

奇矣封子，妙稟自然。鑠質洪爐，暢氣五煙。遺骨寒燼，寄墳寧山。人睹其跡，惡識其玄。

玉子

玉子者，姓章名震，南郡人也。少學眾經。周幽王征之不出，乃嘆曰：人生世間，去生轉遠，去死轉近矣。而但貪富貴，不知養性，命盡氣絕則死。位為王侯，金玉如山，何益？形為灰土乎？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爾！乃師桑子，具受眾術，乃別造一家之法，著道書百有餘篇。其術以務魁為主，而精於五行之意，演其微妙，以養性治病，消災散禍。能起飄風，發屋折木，作雷雨雲霧。能以草芥瓦石為六畜、龍虎，立便成行。分形為數百千人。能涉江海，含水噴之，皆成珠玉，遂亦不變也。或時閉氣不息，舉之不起，推之不動，屈之不曲，申之不直，百日、數十日乃復起。與弟子行，各丸泥為馬與之。皆令閉目，須臾皆成大馬，乘之一日行千里。又能吐氣五色，起數百丈，飛鳥過，指之即墜。臨淵投符，召魚鱉，即皆上岸。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上物，亦能久矣。其務魁時，以器盛水著兩魁之間，吹而噓之，上直有赤光輝輝，起一二丈。以此水治百病，病在內者飲之，在外者澡之，皆便立愈。後入崆峒山合丹。服之佯死，尸解而去。

王子喬

王子喬者，周靈王太子晉也。好吹笙，作鳳鳴。游伊洛之間，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。三十餘年後，求之於山上，見桓良曰：告我家，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。至時，果乘白鶴駐山頭，望之不得到，舉手謝時人，數日而去。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。

贊曰：

妙哉王子！神游氣爽。笙歌伊洛，擬音鳳響。浮丘感應，接手俱上。揮策青崖，假翰獨往。

清平吉

清平吉，沛國人也，漢高皇帝時衛平也。至光武時容色不老，後尸解去。百餘年復還鄉里，數日間又尸解而去。

司馬季主

司馬季主者，楚人也。卜於長安市。文帝時，賈誼宋忠為中大夫，曰：吾聞聖人不在朝廷，或游遁肆，試往觀之焉。見季主閑坐，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。二人曰：望先生之狀，聽先生之辭，世未嘗見也。尊官高位，賢者所處，何舉之卑？何行之污？季主笑曰：觀大夫類有道術，何言之陋？今蠻夷不服，四時不和，徒趑趄而言，相引以勢，相延以利，賢者乃何羞爾！夫內無饑寒之累，外無劫奪之憂，處上而人敬，居下而無害，君子之道也。卜之為業，所謂上德不德也。鳳凰不與燕雀同群，公等瑣瑣，何足知長者乎！二人忽爾自失，後相謂曰：道高者安，勢高者危，卜而不審，不見奪糈，為人主計而不審，身無所處。宋忠抵罪，賈誼感鵩，梁孝王墜馬，吐血而死。季主入委羽山大有宮中，師西靈子都，受《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道》，臨去之際，留枕席以代形，粗似如其真身不異也。家人乃葬之於蜀升盤山之南，諸葛亮為其碑贊云：玄漠大寂，混合陰陽。天地交泮，萬類滋彰。先生理著，分別柔剛。鬼神以觀，六度顯明。季主得道後，常讀《玉經》，服明丹之華，挹扶晨之輝，顏如少女，須三尺，黑如墨。有子二人，男名法育，女名濟華，乃俱在委羽山，並讀《三十九章》。

鮑叔陽

鮑叔陽者，廣寧人也。少好養生，服桂屑。後與司馬季主俱在委羽山，師西靈子都太玄仙女，得尸解之道。

徐彎

徐彎者，吳郡海鹽人也。少有道術，能收束邪精。錢塘杜氏女患邪，彎為作術召魅，即見丈夫著白　夾葛單衣入門。彎一叱之即成白龜。一旦為群從兄弟數人登石崎山斫春柴，日暮彎不返。明旦尋覓，見彎在山上，腋挾鐮，倚樹而不動。或向前抱，唯有空殼。

董仲君

董仲君者，臨淮人也。少行氣煉形，年百餘歲不老。常見誣繫獄，佯死，臭爛生蟲。獄家舉出，而後復生，尸解而去。

龍述

龍述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於金山得神芝，實如梧桐，治而服之，日二刀圭。服二年得仙，

尸解而去。

王方平

王遠者，字方平，東海人也。舉孝廉，除郎中，稍加至中散大夫。博學五經，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，逆知天下盛衰之期，九州吉兇，如握已成。漢孝桓帝聞之，連徵不出。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，低頭閉口，不肯答詔，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，皆記方來。帝惡之，使人削之，外字適去，內字復見，墨皆徹入材里。方平無復子孫，鄉里人累世傳事之。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為方平架道室，旦夕朝拜之，但乞福願，不從學道也。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，耽家無疾病死喪，奴婢皆安然，六畜繁息，田蠶萬倍，仕宦高遷。後語耽云：吾期運當去，不得復停，明日日中當發。至時，方平死。耽知其化去，不敢下著地，但悲啼嘆息曰：先生舍我去，我將何怙？具棺器燒香，就床著衣。至三日三夜，忽然失其所在，衣帶不解，如蛇蛻也。方平去後百餘日，耽薨。或謂耽得方平之道他去，或謂方平知耽將終，故委耽去也。方平東入括蒼山，過吳，住胥門蔡經家。

欒巴兵解

欒巴者，蜀郡人也。好道，不修俗事。太守詣與相見，屈為功曹，待以師友之禮。嘗謂巴曰：聞功曹有神術，可使見否？巴曰：唯唯。即平坐卻入壁中去，冉冉如雲氣狀，須臾失巴。而聞壁外作虎聲，而虎走還功曹宅，乃巴爾。後入朝為尚書，正旦大會，而巴後至，而頗有酒態，酒至又不飲，即西南噀之。有司奏巴大不恭，詔以問巴。巴頓首曰：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人，為臣立生廟。今旦耆老皆令臣飲，不得即委之，是以頗有酒態。適來又觀臣本郡大火，故噀酒為雨以滅之。詔原復坐，即令驛書問成都。果信云，正旦日，雨自東北來，而有酒氣。後為事而誅，即兵解也。

女真趙素臺

趙素臺者，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。熙少有善行，濟窮困，救王惠等族誅，有陰德數十事。熙得身詣硃陵，兒子得遁化游洞天，素臺在易遷宮中，已四百年，不肯移去，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。數微服游行，盼山澤以自足也。

女真程偉妻

漢期門郎程偉妻者，能神通變化。偉當從出而無衣，甚愁之。妻即為致兩縑，無故至前。偉好作黃白，連時不成。妻乃出其囊中，以少藥投其所以煎，水銀須臾成銀。欲從求方，終不可得，云偉骨未應得之。逼不得已，妻尸解而去。

劉心畫

劉心畫者，不知何許人也，長大多須，垂手下膝。久住武當山，去襄陽五百里，旦發夕至。不見有所修為，頗以藥術救治百姓，能勞而不倦。用藥多自採，識草石，乃窮於藥性。雍州刺史劉道產忌其臂長，於襄陽錄送文帝。每旦檻車載往蔣山採藥，暮還廷尉。心畫後以兩短卷書與獄吏，吏不敢取。心畫焚之。一夜失心畫，關鑰如故。門吏行夜，得心畫，送還廷尉。心畫語獄吏云：官尋殺我，殯後勿釘棺也。既被殺，後數日，文帝疑其言，使開棺，不見尸，有竹杖雲。

張玄賓

張玄賓者，定襄人也，曾舉茂才。始師西河蘇公，受服術，行洞房白元之事。後遇樊子明於少室山，授以遁變隱景之道。昔在天柱山，今來華陽內，為理禁伯主諸水雨官。玄賓善談空無，無者，大有之宅，小有所以生焉。積小有以養小無，見大有以本大無。有有亦無無焉，無無亦有有焉。所以我目都不見物，物亦不見。無寄有以成無，寄無以得無。於是無則無宅也。太空亦宅，無矣。我未生時，天下皆無無也。其所論端據如此，桐柏諸靈仙亦不能折之。自云：昔於蓬萊遇宋晨生論無，粗得其意也。

王嘉兵解

王嘉字子年，隴西安陽人也。久在於東陽谷口，攜弟子登崖冗處，御六氣，守三一，冬夏不改其服，顏色日少。苻堅累徵不就。堅尋大舉南征，以弟融為大將軍，遣人問嘉。嘉曰：金堅火強。仍乘使者馬，正衣冠，徐徐東行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，脫衣服，棄冠履而歸，下馬踞床而不言。堅又不解，更遣人問：世祚如何？嘉曰：未央。堅欣然，以為吉徵。明年歲在癸未，堅大敗於壽春，遂亡秦國，是殃在未年也。以秦居西為金，晉都南為火，火能鑠金也。嘉尋移嵩高山，姚萇定長安，問嘉：朕應九五不？嘉曰：略得之。萇大怒曰：得當云得，何略之有？遂斬之及二弟子。萇先使人隴右，逢嘉將兩弟子，計已千餘里，正是誅嘉日也。嘉使書與萇，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，並無尸，各有竹杖一枝。萇尋亡。

陰君傳鮑靚尸解法

鮑靚，字太玄，陳留人也。少有密鑒，洞於幽元，沉心冥思，人莫知之。按《洞天記》云：靚及妹並是先身七世祖李湛、張濾者，俱杜陵北鄉人，同在渭橋為客舍，積行陰德，好道希生，故福逮於靚等，使易世變煉，改氏更生，合為天倫，根胄雖異，德陰者同。靚學明經術緯候，師左元放受《中部法》及《三皇五岳》，劾召之要，行之神驗，得能役使鬼神，封山制魔。晉大興元年，靚暫往江東，於蔣山北道見一人，年可十六七許，好顏色。俱行數里，此人徐徐動足，靚奔馬才及已漸遠。因問曰：相觀行步，似有道者。此人曰：吾仙人陰長生，太上使到赤城。君有心，故得見我爾。靚即下馬，拜問寒溫，未及有所陳。陰君曰：此地復十年，當交兵流血。計至蘇峻亂，足十年。君慕道久矣，吾相當得度世爾。仙法，老得仙者，尸解為上。上尸解用刀，下尸解用竹木，皆以神丹染筆，書《太上太玄陰生符》於刀刃左右，須臾便滅所書者面目，死於床上矣。其真身遁去，勿復還家，家人謂刀是其人也。用竹木如刀之法。陰君乃傳靚此道。又與靚論晉室修短之期，皆美一為十，廣十為百。以表元帝，托雲推步所知，不言見陰君所說，是陰君戒其然矣。

折象

折象，字伯式，廣漢人也。少好黃老之業，後師東平先生虞叔雅，亦得道者也。篤尚養生，玄默無言。家世豐財，以為多藏厚亡無益，散千金以賑貧苦。或諫之，象曰：昔竇子文有言：「我之施物，乃逃禍，非避時也」。知者咸服焉。自刻亡日，尸解如蛇蛻而去。

吳猛

吳猛，字世云，豫章人也。性至孝，小兒時在父母膝下，殊無憍慢色。夜寢在父母邊，未曾離也。夏月多蚊虻，不搖扇。有同寢人見猛在，不患蚊虻，問其故。猛云：恐蚊虻去我及父母爾。得道後，登廬山，與三弟子越三石梁，至一處，高堂多珍玩，不可識。弟子乃竊取一物，欲以示世人。還見向經梁化小如指，須臾晝昏。猛知弟子有過失，使送還，方得度。後太尉庾亮迎猛至武昌，便歸，自言算訖。未至家五十里亡，殯後疑化，弟子開棺無尸。

左慈

左慈，字元放，廬江人也。少明五經，兼通星緯。見漢祚之將盡，天下向亂，乃嘆曰：值此衰運，官高者危，財多者死，當世榮華不足貪矣！乃學道術，尤明六甲，能役使鬼神，坐致行廚。精思於天柱山中，得石室內《九丹金液經》，能變化萬端，不可勝紀。曹公聞，召取關一室中，使人守視，斷穀，日與二升水，幹年乃出之顏色如故。曹公乃欲窺殺之，慈知之，乃求乞骸骨。曹公曰：何忽爾？慈曰：知君欲殺，故乞去爾。曹公曰：固無此意，君欲高尚其志，亦當不久相留。乃為設飲。慈曰：今將分曠，願乞分杯飲酒。公曰：善。是時天寒，溫酒酒尚冷。慈解劍以攪酒，須臾劍都盡，如人磨墨之狀。初，曹公問慈求分杯飲酒，謂慈將使公先飲，以餘酒與慈。拔簪以畫杯酒，酒即中斷，其間相去一寸許，慈即飲其半送與公，公不喜，未即為飲。慈乞飲盡之，以杯擲屋棟，杯便懸著棟動搖，似飛鳥之俯仰，若欲落而復不落，舉坐莫不屬目。杯良久乃墮地。諸人乃視杯，已失慈所在，尋還問所常住處。曹公欲殺之，知慈足以免死，乃敕外收慈。慈走入群羊中，而奄忽失之。後有人見慈住處，乃往白公。公又遣人收之，得慈。慈非不能隱，故令世人知其神爾！於是受執入獄，獄吏欲拷詰，戶中有一慈，戶外有一慈，不知當拷何者？曹公聞而惡，使將軍引出市殺之。須臾有七慈，相似如一。官收得六慈，失一慈。有頃，六慈皆失。於是奏上，乃令閉四市門而索之。或不識慈，問慈何如人？曰：一目眇，著葛巾青單衣。見有此人便收之。正爾視之，一市數萬人，皆眇一目，葛巾青單衣，無非慈者，竟不知所收。曹公令捕得，逐人便斬。後數日見慈，便斬，頭斷，以白曹公。公大喜，言果左慈頭也，就而視之，一束苑爾，還視其尸，亦失所在。人有從荊州來，見慈在荊州矣。

王延

王延，字子玄，扶風始平人也。九歲從師西魏，大統三年丁巳入道，依貞懿先生陳君寶熾，時年十八。居於樓觀，與真人李順興特相友善。又師華山真人焦曠，共止石室中，餐松飲泉，絕粒幽處。後周武帝欽其高道，遣使訪之。焦君謂曰：世道陵夷，佇師拯援，可應詔出，以弘大法，吾自此逝矣。延來至都下，久之，請還西嶽，居雲臺觀。周武詔修所居觀宇，以山高無土，運取為勞。延默告玄真，願有靈貺。忽於觀側巖間湧土，取之不竭。又山上無油，延置一甕，為貯燈油之器，一夕自滿，累歲燃燈，用之不減。既居山頂，杜絕人寰，每有人來，賓客將至，即有二青鳥先來報之。其鳥如烏，常飛左右。延每登仙掌蓮峰，攝衣前行，如履平地，常有猛獸馴衛所止。其《三洞玄奧真經玉書》，皆焦君所留，俾後傳於世。周武以沙門邪濫，大革其訛，玄教之中，亦令澄汰。而素重

於延，仰其道德，又召至京，探其道要。乃詔雲臺觀，精選道士八人，與延共弘玄旨。又敕置通道觀，令延校三洞經圖，緘藏於觀內。延作《珠囊》七卷，凡經傳疏論八千三十卷，奏貯於通道觀藏。由是玄教光興，朝廷以大象紀號。至隋文禪位，置玄都觀，以延為觀主。又以開皇為號。六年丙午，詔以寶車迎延於大興殿，帝潔齋請益，受智慧大戒。於時丹鳳來儀，飛止壇殿。詔以延為道門威儀之制，自延始也。蘇威、楊素皆北面執弟子之禮。仁壽四年，告門人曰：吾欲歸止西嶽，但恐帝未悉耳。是年九月，委化於玄都觀，體柔香潔，儼然如生。白鶴群飛，彩霧徊合，異香之氣，聞於遠近。煬帝初即寶位，聞之尤加嘆異，賜物百段，錢二十萬，設三千人齋，送還西嶽，所至之處，奇香異云，連屬不散，入壙之日，但空棺而已，得解化之妙焉。

王叟

王叟寓居冀氏縣四十餘年，不知其所來，狀貌七十餘矣。常以針割理疾，無不效者。鄉里傳其所用針砭，異於常醫。有患邪疾者，以刃開其喉，取一物如蝘蜓，頭足並具，獨少尾而已。叟曰：此物形狀足，則人必死矣，幸去之速也。疾即愈。有背轉急痛如束縛者，以刃割其背數寸，去兩腋下筋各截尺餘，其疾遂已。或問針割者，皆不言覺有割之痛，而疾立除矣。如此得效者，歷年不可勝紀。忽謂人曰：余明年夏初將有所適，不可復住矣。及期無疾而卒，鄰里之間，但聞香氣累月。及瘞葬之時，棺輕若無物，皆以為尸解仙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